退溪先生集 二十一

書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 書

### 答柳希范 仲淹○癸亥

所喩草木太多今年不免隨衆紛紛故當至此而其事又不可已切須更加勉旃以幸親友之望甚善其間日月時時將義理玩味澆灌會次令此一邊意思不至斷絶為佳耳

### 答柳希范

祠賢之議不啻如聚訟人情於己不占一善而責人必欲全備每每如此亦可笑慣别祀而兼

舉古非一二彼猶滯執偏見終何以破其惑耶

答柳希范

士風之壞至此大變而 前星遽災又適此時未
知世事終何如也廢緯之憂治下自勝吳子强
之行後於約日恐或失遇今知 會款甚善甚善
子强資性朴實用力於此學亦甚懇篤眞所謂
益友也其遠來之意不易而滉自無得力未有
以副其意者亦緣半月内讀了朱書又以其餘
日覓心經近思録匆匆趂課未暇研精究極體
驗踐履之實正犯朱先生讀書法中大禁為未

旨耳所書呈書與編深論有疑處一一記示
語意如欲得新意則不滯於先入之說便能悟
其誤而相信得及此亦人所難也然混說有誤
處亦不苟同故爲益不少其後又有鄭述著來
畱一日而去亦甚穎敏但恐其敏處反爲其病
耳近日獨居山舍溫理心經得以深驗向來爲
學疎漏處眞是浪得爲學之名其實未嘗實做
工夫如此而望近於聖賢門墻豈非卻行而求
前耶今雖幸少覺而老病如許無以補塡前闕
甚可憂懼每念流輩中性近而志篤如君者未

易一二數亦未免爲科舉所累不得專力於此
事旣未專力則來喻所謂不知不覺間依前與
狀者亦何足怪哉今若欲知受病處亦只在所
云向外底意思多鍊存底意思少處然不患不
知其病正患所以治病者棄於外事而不得專
精致一耳錦溪墓事多斷手久稽亦是朋友之愧
須力圖毋失偷晴亦一事也

答柳希范甲子

頃者半日之款徒增別後之思偕來得書慰釋
河勝元日早發書時因邑主禱雪纔得雪灑旋已

杲杲令人憂窘罔措奈何奈何山泉枯涸會亦料之見示果然言行錄錄王次翁誣武穆語來喻看得亦善然武穆爲人非但天賦忠義絕出千古其立心制行皆自讀書知義理中來豈可謂不達事君以禮道理者耶自古小人構陷忠賢以無爲有以忠爲逆其術每出於次翁之計朱先生所以存其語亦以甚次翁附賊誣善欺天殄國之罪因以見武穆之深寃被姦人巧構如此無路以自免耳謬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答柳希范

久闕相問忽奉尺書諭意諄悉開警良多深荷且幸滉索居溪上粗免別患但正苦老昏加以旁無彊輔之益又甚於來喻之云懍惕度日耳每念有友如君而各緣事故不得相與之同處以資切磨之功悵恨如何又想君所處不無敗意之事不知何以堪遣此亦正須隨宜善處令不至於自失而又不取於人怨是亦養德進學之一助也向所云江上偃息之所尚未就果爲有關高懷然亦不可欲速當隨緣漸就方有味

尚嘉疑乙
榜一本作
棣

耳西行雖甚撓尚然豈可免耶固當黽勉盡力
而得失則付之高高有何妨乎策題則念所不
及此處諸人或有欲得皆未能應副良可愧恨
監司之 命旣可賀而而見逸駕啓途其人兄
弟趣尚甚可尚嘉朋友之相慶況在君耶但而
見外舅公遠有凶變令人駭痛耳金士純三榜
聯捷亦正如來喩適爲上舍牲傳與李上舍中
立來訪留宿要早去曉起呼燈作此書眼暗筆
乏書不成字言不盡意別幅未暇條報姑俟後
日惟照貫爲幸

厠一本作仄



答柳希范 丙寅

辱書知近日學履俱勝深慰馳思滉偪厠來歸憂撓多端今幸荷 聖恩得釋重負然慮殃知樞依舊壓在頭上此豈山野之身所可仍當只緣頻瀆惶惑未敢控辭而一二宰相或貽書或寄聲譙責云云令人益不自安來喻養病外更無他撓顧未知之耳頃在山舍腹肚恒不平因午節展墓入溪上遂留調不出山庭閒然草芊芊矣靜處相從固所願也而今則兩非時矣奈何枉詢諸條皆非滉愚所能萬一而率然之頃

乇未敢妄有云也姑俟後日惟恕察爲幸前得
海州印本朱書近方校讎到第七冊誤錯殊多
皆隨手修改其修改處皆有標識庶使他有此本
者尋標改正可易施手也但其第一冊去冬已
校過了出行來還尋之不得或爲友人借去而
頓未記得恐因而失去爲可惜耳而得今在何
處所若今已快否未期面晤向熱珍勉萬萬

答柳希范而見 丁卯

曾聞有關西之行今得書知已還京甚慰懷想
也老拙春間大病氣血凋剝已甚適蒙累 召

每辭無說强欲爲扶曳一行之計當此酷熱其
能得保殘喘以入脩門可必乎人皆爲澆危之
自爲憂恐又當如何送來增註印本領悉兩君
附標可疑處亦皆承知各以愚意寫呈不審僉
意如何鄙中有大不可曉者澆當初抄節此書
本不爲傳示他人計被黃仲擧苦索去印出以
至流布罪已難勝不意仲擧又有此揄揚不近
之語每看到此惶恐不自容顧於海州平壤印
時以刪活字旋壞無由請改尋常愧懼若今刊
本則猶可請改故曾已奉懇謂於相知之際宜

無不從之慮今見來示乃不聽用俾無狀者永得罪於後世不勝怖恨萬萬幸須即白于尊丈前刊去其語設刻其板庶可不大獲戾若終未信用則何得以冊奉清範乎千萬勿謂鄙辭亟依行之目錄緣此不敢送上諒察至懇不宣

答柳希范 己巳

西原人至承見辱書喜慰曷任此間人皆云公經學精熟占此榜如拾地芥必某人也雖謙亦以人言爲然然而不得者天實爲而時未至耳於公何有謙乞致仕因致有 召命不意旣歸

之後猶若此狼狽然但當以得遂爲期何更他虞願仕與否不必問而駭機有無亦何計也朋友間零落之歎固有之然風頭立脚自古所難何足恠哉雖自點檢云吾身亦恐或如此而不自墮落此爲第一義耳多言害道惟冀益加珍勉不具

[illegible]別紙

前書自叙學無定脚欲聞聖賢所言治心行已之要徹上徹下可以終身行之者此問甚切顧況老謬無狀自不知入德門路尚何能爲公謀

耶然平生所願學而未能者則有之論語所記聖門論學無非徹上徹下語也而其答樊遲之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答其問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此兩條尤爲深切懇到推而極之有無窮意味亦有無限事業更覺於疎鹵愚滯之質爲對病之藥俛焉從事於此久未得力恒自悼懼因公虛己之問而不敢有隱焉以庶幾有助於致思力行之地幸相與勗之

衍母衍子說見明蓍策篇首章大衍之數五十
註四象占一二三四爲位各以其餘者爲數蓋
數不過十太陽占一位餘九卽其數也少陰占
二位餘八卽其數也少陽占三位餘七卽其數
也太陰占四位餘六卽其數也各以其類交錯
於外如太陰之數在太陽位之外太陽之數在
太陰位之外少陰之於少陽少陽之於少陰皆
然所謂以類交錯也
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此主生數而言故
謂北東中爲陽南西爲陰王齋胡氏釋此節亦

從朱子說

玉齋胡氏論析合補空處謂陰主靜而守其常陽主動而通其變此主成數而言故謂北東爲陰南西爲陽與朱子說異要之兩說並行其義始備

論語註一息尚存如來喻所釋渠亦會閙有此說矣然曾子既曰死而後已故朱子釋之若曰雖至垂死之際一息苟未斷絕之前此志不容有少頃之懈如此方於死而後已之意相襯貼親切而平時無須臾間斷之意亦在其中矣若

如來說則雖有平日無間斷之意與死而後已初不襯貼親切非集註精密之法例也

君臣禮葬周禮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註以君命往吊故謂之朝廷又禮記君臨臣喪所記非一然則以君命治臣喪而葬之謂之君臣禮葬耳若謂君從君禮而葬則於孔子之事不應擧此再言之也

## 答柳希范

所喻尊先壠各葬事正與滉家事相類捧讀以

附一本作祔

還爲之哽愴據禮言之兩妣皆當祔於考塋未
則遷先而祔可也滉先妣葬在別處而先考葬
於族葬族葬乃家後山也滉兄弟六七人遭後
母喪取便近而附葬於先塋先妣墓已經七十
餘年難於遷動又亡兄嫂及姪隨葬亦多已成
一族葬因遂未遷其於事理極爲未安尚賴所
云別處亦去家僅五六里而近每祭兄弟子姪
祭於先壠次日祭於先妣墓未嘗設位於先壠
而遙祭之也兩處皆有齋舍或於其一處有設
不可行祭則就無事處設位合祭之耳此乃從

前處事未盡善暨于今日雖欲改之勢有甚難之故也祠堂神主則兩妣同入一龕而先妣共一櫝後妣別櫝安別床及出主行祭時先妣共一卓後妣別一卓聯席而坐盞兩妣並祔朱先生答李晦叔書已言後妣別櫝雖不明言其勢似當如此墓祭不當遙祭亦於答王晉輔書言之惟祔葬事自不應盡得如禮故於采問不敢云如何只在公量處至於忌祭共行不應禮文但滉家自先世皆如此行之從前家長之意亦不欲改故未敢改耳

分水鋪壁間詩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
分時異方知合處同觀者請下一轉語滉不揆
妄下語云由氣而有萬别原理則無不同
銅川唐地理志絳州翼城縣亦曰銅源銅源即
銅川也王無功絳州龍門人而有在京思故園
見鄉人問詩先生擬鄉人所答之語而作是詩
故曰我從銅川來云耳然則銅川其龍門歟
南湖即納湖大明一統志長沙府有城南書院
在府城南臨湘門外宋張栻講學之地云云然
則納湖在城南故曰南湖是湘水之匯爲湖者

而南軒舊居在其上耳

金幱幱衣與裳連也省作襴俗作襴嘗見東人詩題有金幱窟金幱疑是禪僧衣服之名

歊㷸歊音壑又呼木切熾也熱也卽詩所謂多將熇熇之歊㷸許力切大赤色

答柳希范

便中辱惠書文會之盛講誦之樂向風嘉尚何可勝喩老拙屛伏幸無他但畏寒深縮耳慁頓苦多方醫治一無見效從此似欲聾閉不聞亨亡亦爲舉業所奪正是如此不知世間幾多英

吾儕同爲此一事所壞枉過了一生嗟嘆而不知之何也

答權章仲 好文○丙辰

孤山僧來得書及詩知山中讀書翫景之樂慰此病寂以爲忻幸來詩往往雖有疎處比舊則獼進自此加工鍛鍊庶得古人之蹊徑矣又因書中自述語得見志趣之不凡前此雖知章仲嗜讀書尙文辭以謂是不過擧子之勤業者耳文人之務博者耳今乃知志學之功求道之誠如是其至也三復來書嘉歎不已而又不能無

惟者知路而不由志勤而事左也何者李白元
結固非儒者之標準耳一句風月亦非爲學之急
務此誠誤矣及其後也結屋藏修投山攻苦自
謂良有悟處則宜可以有得也何至今猶有不
見的之歎耶夫的誠未易見也而人莫之求見
獨章仲以爲嘆吾所以爲喜也試舉來問而論
之樂山樂水聖人之言非謂山爲仁而水爲智
也亦非謂人與山水本一性也但曰仁者類乎
山故樂山智者類乎水故樂水所謂類者特指
仁智之人氣象意思而云爾觀朱子集註而下

有似字以釋之可見其意故其下文動靜之訓亦以體段而言樂壽之義亦以效驗而言皆非眞論仁智本然之理也故吾恐聖人之意豈不以仁智之理微妙人未易曉故於此或指其氣象意思或指其體段效驗而反覆形容之欲人因可象而求其實以爲指準模範之極耳非欲其就山水而求仁智也故吾以爲欲知二樂之旨當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欲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亦何以他求哉反諸吾心而得其實而已苟吾心有仁智之實充諸中而暢於外則樂

山樂水不待切切然求而自有其樂矣今不知務此而徒見其巍巍然蒼蒼然者曰吾以是求仁者之樂混混然滔滔然者曰吾以是求智者之樂吾恐其莽莽蕩蕩愈求而愈不近矣故謂仁者似山則可謂仁爲山之性則非仁所以爲仁之全體也謂智者似水則可謂智爲水之性則非智所以得名之本意也細看來喻知人與山水之性本一而不知其分之殊一失也謂體山水之動靜而行仁智之道非聖言之本旨二失也若能知去此二失而就集註之說反覆硏

究而有得焉則可以信吾言之不誣矣今且以講於仁智之實而言必須先將平日私意强排揣摸安排之習一切掃去只就聖賢言仁智處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反覆體驗令二字義理界分各有著落聖賢旨意與吾身心性情脗合無疑而又旁推衆說以盡其趣習於日用以踐其實此乃敬以存心精以讀書之事其間有多少工夫有多少階級若不忍辛耐煩用得十分精力未易窺其藩籬況入其門庭乎吾一生悠悠至老略聞如此而徵信於經傳日思企而不及

者固生之門而不敢不吉者亦以吾之於生義不當有所隱也不知生其能信之乎吾去年入山固亦有所樂而病不自量太涉危險發病而徑出餘懷耿耿今因章仲之遊而益有感焉欲以詩發之而病不能盡和律詩四首錄在別幅章仲覽之其可以知吾之感也夫

再答權章仲

樂山樂水之性固人之本一性也旣云樂山樂水則似指人而言而其下云固人之本一性則又似指山水而言者指山水之性則二樂字贅

矣又云二樂之性人皆有之此則二樂字爲山爲水夫山水物也樂者人也何可認樂字爲山水耶凡此皆章仲究書不精析理未透之過也

與權章仲 癸亥

三冬向盡讀書幾何科名不求則已求則初試一關過得亦非易事恐不當牽掣冗瑣虛度有限日子也似聞爲鄕約有司若欲辭避則只在一言之間誰敢以讀會講之人强定有司乎今則非但不知辭避反以其任之勢用撻楗以督徵私債士論頗甚賞罰之不知近日因何誤入

而至此耶向來人之期望於子者或云清高有儒者之致或云有瀟洒山林之風吾心喜幸不啻若芝蘭玉樹之珍今乃用心之左忽爾如此豈不甚恨且恠耶有司若猶未遞須即日請遞而掃除營營塵雜念慮携取舊書入山房做取透徹工夫以副幽明之望兼解士友之惑大佳大佳右事聞之雖欲即告未遇歸人遲遲至今言之已晩甚愧不及事也

與權章仲甲子

進士平時氣弱不善食飲氣甚若不勝衣衆所

豈知今聞朝夕啜數匕稀粥外他雖有食不入
云聞之極爲驚惘不知自度如此其能支勝乎
人之氣血漸至澌壞全不自覺至於委頓而後
雖欲多方救活何可得耶故毁至滅性古聖謂
之不孝亦謂之無子何其不思之甚至此極耶
千萬思之勉加自救期於勝喪終孝非但吾輩
之望實先慈冥念之尤懇迫也

答權章仲喪禮問目

食時上食

當依家禮行之世俗行三獻之節甚非禮也蓋

三獻禮之文且盛也喪主哀不以文又朝夕上食象平日事親之常禮若常時用此節文則於盛祭當用何禮耶世俗不知而識之不可省遂而行三獻也

朔望奠

說曰朔望奠則固當不比於朝夕之略世俗所爲合於高氏禮斯爲得之朱子謂如朝奠儀者謂只一獻無其他三獻節文耳非謂設饌只如朝奠也但禮緣人情設饌有加於朝夕而只獻一杯近於太略　圖觧五禮儀註有連奠三爵

之禮條此行之爲當士惟朔奠者先王制禮
降殺等級降至於士視大夫有殺亦其宜也
今人非至於窮不能辦則并擧望奠亦未爲僭
也

三月而葬

及期甚當不幸而窮不及期則不得已而至於
擇葬亦勢所不免若如今人兄弟各拘吉凶久
而不葬者甚不可也

穿壙

隧道後世上下通行然其間棺槨尺量等事或

有差誤則有至難處者不如直下之爲穩也

作灰隔

此當與下文加灰隔內外蓋處通看方得其詳蓋此所謂灰隔非今人所用之灰隔也家禮不用外槨而顧多用瀝青故別用薄板攢爲外槨之形始去其蓋板而塗瀝青於其旁板與四周以此代槨而安於壙底炭灰之上乃下棺於其中正如下棺於槨中也然後始用今所用灰隔而下灰隔俗今下灰隔之法轉轉築上及隔之下而上則其狀亦如槨外用灰炭也於時方加

此隔內外蓋其內外蓋之制及所用先後節次家禮詳之可考而知也蓋無槨則瀝青無所用於塗故爲此制專爲用瀝青設也故此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瀝青也今所用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炭也今人未有無槨而葬者其用瀝青又不如家禮之多而只用於外槨之外則無所用於此灰隔爲也不知者乃以今之灰隔之制解此灰隔之文牽强乖繆由不致詳於上下之文故耳

反哭

古人深以反魂爲重且急葬之日未及成墳而
反虞所以欲反其平時所居處所安樂之處庶
幾神魂不至於飄散也自廬墓俗興此禮遂廢
仍奉魂於空山荒僻平昔所未嘗居處安樂之
地以歷三年而後反之重體魄而輕神魂其不
知而無稽也甚矣然來喻欲反而因遂入廟與
前神主合櫝共祭此又何其考之不詳而擬議
踈謬耶據禮旣反而設几筵於正寢三虞而卒
哭卒哭而祔祔時蹔奉至廟行祔祭後復反於
几筵以終三年而後入廟皆有節次不啻詳且

謹也何可以遽入廟耶且今人葬後合祭前後
主以前主而言旣吉而反凶非禮也以後主而
言方凶而擬吉亦非禮也觀忌日之祭猶只祭
當主而不幷祭他則喪不可合祭前主較然矣
雖然今有人篤孝而能謹居喪者反哭後能嚴
內外之辨寢苫枕塊以終三年則固爲至善雖
違衆而不廬墓何不可之有苟或不然反後凡
居處守喪之道有不能致謹者則其罪又甚於
不反魂之非此在喪者自信而能盡心燚處之
耳合祭雖擧俗皆然然亦在孝子信古據禮至

誠哀痛而改之則改世俗之非禮以從禮文亦何不可之有哉若不幸而信不能及此難於違俗而合祭則只設紙牓之類以行之猶或可言至於出主而合祭廬所尤爲大錯千萬不可爲也

卒哭後祭禮云云

未葬事死如事生專以凶哀爲主故奠而不祭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於是不得不以神道事之所謂事亡如事存也以神事之則何可專循孝子哀痛之故而尚純凶只奠而不用祭禮乎故

備三獻等節文而讀祝於主人之左此所謂[illegible]用吉耳孝子衰経以行之何所疑哉來喻謂今人三年用吉祭者蓋寡者必以用肉爲吉祭而言也是不然古人自初喪奠亦皆用肉非至此而始用肉謂之吉祭也不用肉亦今人之大失雖不能免俗而未可常用或有新得則薦之薦後以神意節饋門族可也合祭之說前已悉不再云耳

雙墓分左右

自北面南而分左右則考當西爲右妣當東爲

左盖神道尚右地道亦然而祭時設位亦以右爲上故也朱子曰云葬亡室時虛東一坎此則可疑然恐或記者之誤未可以此而易神道尚右之義也雙墓表石床石各人率用一件恐不達禮

居喪出入謝荅可否

居喪非甚不得已勿爲出入其出入官府尤甚不可然此亦不可以一槩斷置其有因營辦喪具不可坐待其自成者不得不必有出入亦須大段加兢愼斂避也江氏所譏衰絰奔走拜謝

者固爲非禮然亦豈可專無謝答耶家禮之前不謝答而今予經代之極合居喪之道但[illegible]此亦尊者事爾若身爲士而地亞以卿大夫之尊時遺相續已之喪已及三月而葬與卒哭尚遠恐須謹奉一疏言所以葬未及時身且衰病[illegible]恩稠疊不得不謝死罪之意如此似方[illegible]得禮之變也府使近當見訪於此吾亦當致謝者官喪人不敢衰絰入官府拜謝之意耳

宗子居喪

家廟四時大祭則孫不可以代行若節日及薦

祈則可行此朱先生之論已見於家禮註
宗子居喪宗子妻喪雖已過三年其子之祭其
母亦當依上所云而行之不得別異於先祖而
獨用時祭也

答權章仲庚午

擧業旣不可勉強則不如早與之判斷從吾所
好之爲樂也作意素如此甚善甚佳但吾所好
之中亦有無限事業多歧路陌不可不審擇而
深加工耳若徒屋識修耐辛忍苦良有悟處則
[illegible]可以有得也

答權章仲心經問疑

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朱子謂舍達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耶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達是智舍是勇聞道爲達死可爲舍以此觀之謂臨死生而不動心其能舍命如此乃是聞道而達於死生之理故能然耳去者語辭

大字面配去先生怒受贓者而爲之言曰此等人只當以大書贓字於其面黥涅之而流配去可矣甚爽之之辭

百十斤擔擔人所負物之名百十斤擔一人負

之至重也故須硬著筋骨乃可擔得也硬著猶堅著

上面一截　一截猶言一段也坏瓦造未燒者

尊德性爲學問之質本如坏子也

下梢頭猶言其終也其末也

厮殺猶言相殺也

性者人之欲欲字卽情字之意也

答權章仲

來書見稱爲祖書面稱大父尋常從俗如是稱之猶可若此等文字上則恐未安蓋古人於同

姪則稱爲叔祖異姓則無可考疑只當云先生之類可也又自稱當稱名不當稱余稱孫也

答李平叔 咸亨○己巳

昨見書來卽修報疎慢爲愧就中公之欲遺士敬紙卷非有大害於義然公乃千里遠客在輕齎屢罄之中公有資物於人之義人無受饋於公之理士敬之不受公紙豈不宜哉且士敬平日於辭受之間執志太過或有不當辭而辭者況今此顯然當辭處顧可受哉此則無足怪也但來諭自以遺紙事爲己之大過又謂見拒後

惶悖而退又謂夜來心胷交戰不寒而凝氷又以謂處事顚倒錯繆至於此極云云浼意公之過不在於遺紙而在於來諭中語也凡事有義理大小輕重各有所當今公以小事爲大事以輕悔爲重悔若處心接事每如此則殊有迫切激惱之病心地全不穩平將見日用應酬之間七顚八倒惶惑迷繆無一毫安平和豫從容灑落底氣象此病不少切宜深省而亟改之爲佳蓋公之失只微有不合宜如上所云耳本非大段而所處如此故聊言之幸細思之且諭以氣

質病痛四五條不易如此點檢見得身過處但
旣知其病痛在此則當隨事猛省而加醫治之
功何必問人舜之告禹以精一孔之敎顔以四
勿固治病之大藥然能用此藥者禹與顔子耳
不在於舜與孔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
部心經無非遏人欲存天理事在公能精之一
之每遇欲境便當揮勿旗以退三軍而已更安
有他法哉心先動性先動之說非但於此難分
先後又非學者之急務强欲求知恐有朱子所
戒察識端倪之病也向因金而精問此略有論

報他日還京叩而精見之則可知鄙意今不煩
說云
金錄中胎清粹値月日濁駁一條當時答李宏
仲所問云云而今思之不能無反自爲疑蓋人
之在母十月形質心性靡不該具而後生出是
豈初受胞胎時五行未備淸濁粹駁壽命通塞
之兆都未有定至於生出日時俄頃之間而方
始來値襲入都變換了他前所稟得底以今所
襲換者爲此人賢愚貴賤脩短之所定乎似無
此理而自古陰陽家之說皆以所生年月日時

爲占而足意足 足其不足曰足 以胎法試有不
可睍者將非初所受淸濁粹駁之類與所生年
月日時之淸濁粹駁之類恰有相符相應故彼
此合占而無不相同者耶
程林隱以性之本體爲天地之性張橫渠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 此說見孟子告子篇第六章朱註 林隱之說本於此乃指人本然
之性蓋氣之在人者謂之氣質之性故理之在
人者可名之曰天地之性也

林隱以爲道是成形底按林隱說上文以性與
氣對言曰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此就天
命之謂性處言理而兼及氣也至此又下一層
說以氣與道對因上文而言故以爲氣雖屬形
象猶屬初稟底道則以人物成形後言之云云
是乃就率性之謂道處原氣而指言道也朱子
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豈非氣爲初稟底耶謂
人物各循其性而有當行之路是爲道豈不是
成形了底耶

氣魄氣稟之氣魂魄之魄合而命之曰氣魄人

生氣稟魂魄皆具而獨言魄者魄是陰之[illegible]
性能持載守得定故凡人所以能享守福壽[illegible]
皆事業之類皆氣魄之爲也故氣魄盛大者福
祿事業亦從而盛大也且凡藏神魂有聰明記
往事之類皆在於魄也

答李平叔問目 大學

大學一書朱子以爲行程節次條論其用處則
各有緊要明明德在顧諟明命新民在日新又
新止至善在切磋琢磨緝熙敬止此三綱領緊
要處至於格物致知在因其所知益窮至極誠

意在毋自欺愼其獨正心修身在察四有存三無修身齊家在察五辟去二偏齊家治國在孝悌慈與仁讓忠恕治國平天下在絜矩此八條目緊要處

看其蔵不出朱子重自許以勉人之辭也

注脚凡文之有註如身之有脚故曰注脚

枯淡由枯燥而無滓潤淡薄而無醲味也

仁義禮智四箇字釋若徒看文義雖已通解釋不差毫釐畢竟何益須將四箇字義作題目入思[illegible]虛心研究玩味[illegible]也

所考驗也　仁在吾心若何而爲心之德若何而爲愛之理若何而爲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在吾心若何而爲心之制若何而爲事之宜若何而爲斷制裁割底道理於禮於智亦當如此蓋性之本體只有此四者渾然一理中含具萬用若有情狀意思而實非有形象方所如非用功之深眞積力久而獨觀昭曠之原曉然有得於參前倚衡之際莫於擴而充之應用無窮殆難以得力也朱子曰第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云云非但讀書爲然所

窮義理亦然降衷之理與我本一緣氣拘欲蔽遂成遮隔重重了窮理做工用力研精初間消磨了這一重隔子極難次又消磨了一重其難不至如前次又消磨了一重覺得爲力稍易至義之心輒隨消磨分數漸次而見譬如鏡本明爲塵垢重蝕用藥磨治初番極用力刮拭才去垢一重豈不甚難繼之以再磨三磨用力漸易而明隨垢去分數而漸露然人能過極難而至稍易者固鮮矣其或至稍易處不加勉以至明全見而遂輟功者有之尤可惜也

## 答李平叔

向蒙垂諭云人心道心不可謂七情四端而今見李德弘錄云人心七情也道心四端也敢問其所以異

人心爲七情道心爲四端以中庸序朱子說及許東陽說之類觀之二者之爲七情四端固無不可混前日答李宏仲云云者此也但若各就其名實而細論之則人心之名已與道心相對而立乃屬自家體段上私有底蓋旣曰私有則已落在一邊了但可聽命於道心而爲一不得

與道心渾淪爲一而稱之至如七情則雖云發於氣然實是公然平立之名非落在一邊底故如樂記中庸好學論中皆包四端在其中渾淪而爲說是以子思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可若曰人心之未發謂之中云云則不可程子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則可曰其中動而人心出焉則不可若夫道心之與四端雖與人心七情之說不同然道心以心言貫始終而通有無四端以端言就發見而指端緒亦不能無少異所以答平叔云云也然

善觀之則亦不害其爲同歸矣

心經贊戒懼屬道心謹獨屬人心

來諭中庸叙金而精皆謂人心道心指發出處言非做工夫底謹獨猶不可謂人心况戒懼是未發時謂之道心可乎兩君不易思索至此然惜乎不思屬字之義而輕易爲說也中庸尊德性道問學處朱子章句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皆爲存心之屬也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皆爲致知之屬也此贊分屬倫類亦當如是看蓋屬之爲言只謂係此一邊係彼一邊云爾非以其事

正爲某事也大抵心學雖多端總要而言之不
過遏人欲存天理兩事而已故戒懼以下所言
諸說不問已發與未發做工與不做工凡遏人
欲事當屬人心一邊存天理事當屬道心一邊
可也程林隱心學圖意正如此不然西山於其
末何必以克治存養交致其功總結之耶

眞西山謂敬靜爲一敬靜可以分動靜看否
不然敬自兼動靜不當與靜對分動靜靜則雖
李是對動之名然今既云與敬爲一則亦不當
對敬而分動靜也且以敬相傳自古而然如堯

之欽明舜之兢業湯之聖敬武之敬勝孔子之
行篤敬修己以敬是也敬字工夫通貫動靜不
須言靜而自足大易寂然不動孟子平朝夜氣
說靜理而不說出靜字大學定靜只言知止之
效非言主靜之學至濂溪先生有主靜之說亦
只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耳未說到
爲學處程門始以學者多患紛擾故發靜坐之
旨所以救人藥其病也然其言少差則易流於
禪今南軒則不然知卽主靜之意又專意於敬
而覺主靜之有味其不流於禪而得周程本旨

可知故西山贊歎之如此學者當求南軒何以於敬卽主靜之意又當求南軒所以能專力於敬字上者如何而覺主靜之有味以是勉勉加工可也恐不當枉費心於分動靜也

朱子所稱花柳看折之言亦可分體用否

花柳爲體以花柳待人看折而作如何地用以爲其用則可若直以人之看折爲花柳之用則不可凡謂體用者謂是物有是體則卽其體而有其用耳如筆有毛有竹尖頭套甲者體也待人手腕柄運飲墨行紙者用也以是爲筆之

所用可也若以彼爲體而以人之用筆爲之[illegible]
用則不可觀朱子答呂子約書謂以形而下者
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
云云未嘗以人之處事應物爲事物之用也

## 答李平叔

今見來示一喜一悚混自初見君已覺有自好
異俗之病其後稍稍察見於言行之際其病之
隨事發見者非一故間或奉規而不甚領悉昨
日之事雖甚微細而見君之病處則可因小以
推大不可不力加鉗鎚故不免苦口煩告君乃

能自反而求得其病根之所在并及於混所未言者皆知其非而欲改之甚善甚幸混常愛朱先生解中庸之義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大抵此道理全在日用處平鋪地在那裏其輕重長短大小之則莫不各有恰好處此所謂精微之極致而大學之至善是也決不在乖常異衆嶢崎僻處今之向學之人不知求道於平常中恰好處輒先插脚於乖異中嶢崎處竟致無至於循序入道而反歸於索隱行怪者多矣

可歎也所以然者士之徇俗習非安常襲故
恥不肯向學其向學者大率皆知恥自好憤俗
求異之人也故其初蹊徑鮮不墮落於此終不
知不求爲己務飾外圖好看其弊病又有甚於
不知學之人也豈不可懼哉其病之大槩君已
自知之更不復枚數言之願加意改圖儻亦須
知非勸君作循常合汙之人幷致思焉謹復
示意具悉然凡遠來遊方之士爲主主者所當
禮餽況在京不無隣近往來之義又前日於山
舍與同杯酒今若辭其所遺是所謂不當辭而

辟近於矯情取恠千萬勿疑而受之

答李平叔

七月二十一日所示五條皆從古學者所致疑而難明者能思及此亦甚不易但雞抱卵之說示目深斥其非似爲近之然朱先生嘗答徐子融書論其說云云只以才卿但取僧言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爲疎略又以子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爲支蔓向外走如斯而已未嘗以禪語之故而直攻其失如來示所云也因而細思先生之意豈

一曰以此持敬存誠而所養者仁義之良心則此乃存其卵雖取爲吾學操存之法無所害也以此坐禪入定而所養者寂滅之空見則爲抱非其卵實歸於異端賊道之說不可從也耶示目又謂以操心比雞抱卵則是別有一心以操此心疑與以心觀心之說同病此亦恐不可如此硬說也昔黃商伯問曰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云云因言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專務反求於心急迫危殆之害朱子

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
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
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
矣今以雞抱卵之說擬之於此問答適與以本
體權度審所發爲類耳彼以靜言此以發言設
不直言同而言爲類豈至於以心觀心之病乎
又謂雞卵不動爲死物不可以比心之活物此
又不然穀種非動物以其含具生意故可譬諸
心明鏡非動物以其應物姸媸故亦譬諸心況
雞卵中這些生意胎育包含未嘗止息故應抱

而能化乃謂之死物不可以比心其可乎大聖賢論心法最近於以心使心者非一如操心之操存心之存求放心之求正其心之正者不善會得所謂操者存者求者正者皆誰之所爲耶不幾於毋雞抱卵之嫌乎惟古之聖賢不錯於辨認而不誤於行持則不爲弊害一有錯誤即成病痛此朱子觀心說所由以作也愚故曰若謂吾法自足不當有取於彼說則可必欲攻其說之非則正與子融雞不合抱卵之說同失朱子闡幽誨人之本旨也

韻書訓亡字曰不在也蓋心之放逸千里其奔不在於此故謂之亡然一操便在此豈識亡耶以此言之朱子范氏之說亦未嘗不同也所論已得其旨更須深玩

趙致道謂惡亦識之動其說所從來遠矣何叔京嘗有書論此且云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朱子答之曰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天理之反也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朱子

註云此句若甚可驗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註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惡下此下兩註亦皆朱子說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此趙氏之說所從出也今按程子說見近思錄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程子說叔京引之故朱子并舉而答之所云四端字義體認時有許多病痛此亦古今學者之通患以顏子明睿其始也猶有鑽彌堅之歎況此餘人豈能免此惟是顏子循循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積久而竭其才故能造

其極我輩當何如哉張橫渠云義理有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李先生嘗與蔡西山書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敎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又訓門人曰須是忍辛耐苦做得不快活底工夫乃是好消息久久須得力也凡此皆今所云病痛處對證之方藥也於此又當知毋欲速毋憚難毋一不得而遂輟直要硬着脊梁依此法做去仍勿屑屑計較其近效孔子所謂先難而後獲正謂此也然而又有不可一向如此

辛苦者亦必有時時虛閒休養意思乃與向所謂忍辛耐苦不快活之功互相滋益不可闕一也故學記有息焉游焉之說夙興夜寐箴亦謂讀書之暇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皆此意也然非欲學者流於怠慢放肆之謂也只是虛心玩意以悅適性情宣暢堙鬱調和氣體而已而其於俯仰顧眄之頃優游涵泳之際昔所辛苦而不得者又往往不覺其自呈露於心目之間朱子白鹿詩所謂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是也夫閒中所得之深源樂處所

生之妙用豈曾無辛苦積累之功而一朝無故自得且自生哉其所由所因者久且厚故所得所生者能深遠而無窮矣今詳示意纔始用功而遽望有悅豫之味安定之效又苦其耗塞之甚耐忍之難而歸咎於性質之不美似於進銳之餘已有退速之漸譬如將鑿百尺之井纔運鍤數四而欲見清泉之涌出不得則又已發徒勞力盡之歎其能矻矻用力掘至九仞而不及泉猶不已其功期終至百尺而得泉成井豈不難哉須先除去此等病處乃可與爲學請更加

矯揉勉勵之功幸甚

看理之在物一條大槩如此然不可只如此草草看得便以爲理之極致不過於此如補亡章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等處儘用力儘無窮

染疫遭罔極之變者不當避而求生所論甚善滉前日所擧朱先生之言謂曉人當以義理不可避者正是此意非有異也然此就病死斂殯時而言之固宜如此若在旣斂殯後則容有可議者何也蓋避者未必皆生然而避者生之道

也不避者未必皆死然而不避者死之道也然則當此時欲付葬祭於何人必處其身於死地而不必避以圖後事乎然此乃人事之大變極致處吾未到能權地位恐難以立下一格法以訓世也比如人與至親同遭水火之急固當不避焚溺以相拯捄及不免焚溺而一有偶脫者斂殯既畢乃不顧後事而反自投於水火則其所處得失何如耶此渠所未判斷處也

痘瘡之發在母胎已兆云乃醫書之言其信未可知至於鬼神之理論其本固聰明正直不可

欺也然不盡然也亦有邪妄險惡無所不至之鬼神學者所見所造有未至不可以聽見論其理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當從事於此等訓說以俟吾學之可幾而後議之可也

夫存妻死則神主不書顯妣疑當云亡室妻存無子而夫亡未詳當何書都下有一家書曰顯辟蓋依禮記夫曰皇辟之語也未知是否

理氣比性情蔡節齋之說固不無可疑蓋理氣二物若有先後而實難分先後性情一理有靜有動而靜動相首尾本不相似今比而論之語

多未安來論前說得之後說恐未免牽合附會之病也

知戲謔爲害與人心作主不定之病而欲去舊習如引繩而絕之此意甚善然亦恐一時作意易消歇異時因循怠忽復如前則或無益於持敬熟仁之實事耳

與李平叔

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音措與措同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云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婦之倫其重如此其可以情好之未協疎而薄之乎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孟子申其說亦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噫爲人旣薄何以事父母何以處兄弟宗族州里何以爲事君使衆之本乎似聞公有琴瑟不調之嘆不知因何而有此不幸竊觀世上有此患者不少有其婦性惡難化者有嫫醜不慧者有其夫狂縱無行者有好惡乖常

厠一本作仄

者其變多端不可勝擧然以大義言之其中除性惡難化者實自取見疎之罪外其餘皆在夫反躬自厚黽勉善處以不失夫婦之道則大倫不至於數毀而身不陷於無所不薄之地其所謂性惡難化者若非大段悖逆得罪名敎者亦當隨宜處之不使遽至於離絶可也蓋古之去婦猶有他適之路故七去可以易處今之婦人率皆從一而終何可以情義不適之故而或待若路人或視如讐仇牉體歸於厠目 衽席隔於千里使家道無造端之處萬福絶毓慶之原乎

大學傳曰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事請以滉所嘗經者告之滉曾再娶而一値不幸之甚然而於此起心不敢自薄黽勉善處者殆數十年其間極有心煩慮亂不堪撓悶者然豈可循情而傷大倫以貽偏親之憂乎郅惲所謂父不能得之於子者眞是亂道邪詒之言不可諉此而不惠告於公公宜反覆深思而有所懲改焉於此終無改圖何以爲學問何可爲踐履耶

答李平叔 庚午

滉冬寒侵延痰患重發即今春淺患猶未息今

上致仕之章庶蒙　天恩得免罪戾則可保遣
餘生耳來書云云甚善但古人不云乎非言之
艱行之惟艱公若自今能踐所言則幸矣徒言
之而不思勉於躬行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且
以公之資宜不止此而所讀不多文學尚淺反
出於流輩常人之下者無乃自少驕佚嬉放不
屑學業因循歲月以至年晩而始慨然發憤欲
學而未見一朝之效故如此耶既往不及來者
可追昔蘇老泉二十八始發憤讀書而文章冠
古今今公之年茍能加百倍千倍之功何患無

成惟公勉旃勉旃不宣

答李平叔

伻來得見惠書兼別紙三冊等具知京外來往
中間遭服曲折及爲學意味爲之悵慰殊深但
所云前月附書時未到來耳滉去冬寒得春和
病若稍蘇而昏憊更甚不能自力於新功則可
知舊學之日退今此辱詢之及深用愧汗致仕
旣不得反有　召旨惶戰之餘不可但已近復
上箋申乞前請方廁惕俟　命而已爻象如此
不好而後生輩不度時宜遠來相尋者不一不

二雖卽懇諭令還世人聞見怒罵者必多奈何
奈何所諭思事膠擾舊習滋長外誘多牽知非
反徼足見日用間點檢遷改之功不至廢忘然
止於如此而不能加勇猛奮厲之功不可又徒
知勇猛奮厲而不有優游涵泳玩味悅豫之趣
亦不可朱先生答李敬子自陳已病之問曰此
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
能預也又答余國秀曰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
之間無精粗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
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
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不曾著實
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
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於已分上全無干涉
此正不貼裏之病也愚謂公能以是數說藥其
病而修其業則庶幾不差路陌矣然又安可揣
然守此數說而能得學問之實只謂以是爲法
而旁及諸書無不通無不體耳其中朱子書尤
不可不讀也別紙諸說及心經說非可率易商
訂酬報㽞俟後日答送于漢城景賢錄續添刊

入者聞之未見今乃得惠幸幸山記果有誤亦當隨後還納時事所聞多可怪恐終無安靖之理令人氣悶禍福姑任之但當自力於己分上事耳聞自彼至光州尚二日程知其不甚便適但寄大成處有不得已通信事修一書附送幸令人傳致之或因便寄去不必專人亦可其答書則自當送入都下囑金而精崔德秀等下送事書中具言之矣

期九月之喪復寢之節 以喪大記考之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此言惟父在爲母

期者終喪不御於內其他則不然也又云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此言惟此二者三月不御內其他則不然也葉賀孫嘗舉此以問曰不知小功緦麻獨無明文其義安在朱子曰禮旣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賀孫亦有問五服飮食居處之節朱子答之云云

右兩條皆見於朱子書節要第十二卷可考見也

神主尺度不中改造似當然昔李堯卿造家先

牌子不用伊川神主制而用溫公牌子未詳只用匠尺其後覺長大不合度欲改之問於朱子朱子云而今不可動以此觀之神主與牌子庸何異乎牌子不可動則神主可易改乎

右李堯卿所稟一條見朱子書節要十一卷

賢內氏謁舅姑廟見等事今俗親迎未行而欲行此數節似為不知務然猶勝於盡廢而不行也但孔子謂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此事須稟于嚴親而順所命以處之乃可也

證一本作訂

今來問目多件玆不暇奉報獨於右三四條見公自主張太過而不知上數條古人已有明言之公不虛心稽考參證以定乃是已非人如此此病不少下一條亦似不以稟定爲第一義而徑欲以己意定其行否皆爲未安故先此奉告不審公以爲何如

答李平叔

季春累累見書俱未奉報雖緣知君遠在湖南亦以心事多違人事多闕之故今復獲書已還都下且將有侍親朝天之行不知戒轄當在何

時令人遠想不任馳懷況去年之歸已蒙 恩
許豈知復有今日之狼狽乎頗聞本不至如此
由自下稟白而致致令垂死之日尚不得安地
以處憂鬱奈何幸於趨庭之際細陳此意至祝
至祝朱子書刊本在定州往還求得似不難矣
朝報及寫示凡事極荷雷意餘皆具別紙所望
奉衛萬里壯遊遠圖以副遐思不宣
大畜卦象天在山中大畜云云取爲齋號其義
良好但曰大畜曰畜德皆不可若曰天山齋則
無乃好乎

玄纁如韓永叔說卷束而置棺左右比世人鋪
在棺上此爲得之䰟帛恐不必如申啓叔說
夫在妻喪家禮立喪主及朔奠等處註說如彼
分曉只得遵依其題主條毋喪稱哀子未詳何
意或者雖父母俱沒於母喪則止稱哀子云乎
若此處須更問知禮人爲佳

葬旣久而下誌石雖欲於壙內下之其勢爲難
所以不得不做壙南之說而處之然堦砌下太
遠於堦上依數尺之說量宜用之

妻喪在途而聞兄弟之喪此等事古無明文臆

說爲難恐遇此變者固當奔兄弟之喪然若妻喪無人幹護不可以成葬則至妻喪掩壙而後奔其或可也

時祭祝文若用丘氏禮倂一祝文則當不用昊天罔極之語但來示所謂祝文上端批云義起之此說混記不得來審何謂

世人遇妻親無主祀者不免爲徇情權行之祭然度其勢難於祝文之辭其不用祝者或有之矣今若用祝則恐如所諭似亦可矣忌日祝末丘氏恭伸奠獻之文用之爲善張兼善無祝人

則設祝文而不讀在省簡不備禮中自盡其心
之事其意善矣但此等權行事只爲一時自處
之事難乎以此爲訓於世耳
景賢錄補錄所擧三事皆不能無疑但南宾必
有所聞而云不應鑿空爲此說也(至)如鬼服一
事混謬見又與賢所云者有異蓋先生旣以有
道薦用其自處固當與常調官不同今乃黽勉
爲屈辱之事豈所宜乎觀栗谷答鄭衛老論伊
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敍一條則可見
矣說見節要書第十二卷可試考之恐避患之

說於此用不得也

鄭伯道其意固善但至於繫樹而去恐不可謂兩全仁義朱子不收入小學中恐有意在也

伯夷恥食周粟愚意伯夷當文王時聞其善養老而歸周其於周應有受養之粟如孟子所謂周之受之之類今以是爲恥而去之耳非謂周土地所植之粟皆不食也旣去則無所於食粟遂登山采薇而食之因餓死而已清中之說或又失之矣然公謂伯夷食薇不食粟爲過於中說亦未爲得也

郭巨埋子與廬墓之是非申啓叔之說近是[illegible]
以爲聖賢復起必爲廬墓此則非矣若公則知
廬墓之非而欲矯之其意非不善矣惟其言太
激發過當誚廬墓太刻急至比於郭巨埋子其
事本不相同而強同之宜乎啓叔之不肯可也
喪服袖加一幅勢出於不得已似當從河西之
爲但如是每事輒率己意變亂古制恐亦非輕
事如何如何
亦疑治國平天下章不言禮樂刑政夫禮樂刑
政爲治之具也治具非一端亦不能勝舉矣大

學一書以修身爲本乃端本清源以爲出治之地而已故治國本於孝悌慈以及於仁讓忠恕之屬平天下亦本於三者擧措於審好惡外財用謹用人辨義利之類中以先愼乎德統之而貫之以絜矩之道蓋不如是則本源之地爲私爲僻利欲蔽錮德不崇而矩不方仁賢伏而娼疾昌雖有禮樂刑政誰與爲行諸故言此而遺彼亦如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云云楊龜山以爲此特論其所存而已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之意同也

示諭奇高峯所論信無端之說甚善甚善第程子本說只在性理大全當時未省得有此說攙用林圖至以 上達 天聰極爲惶汗今旣無及矣然其圖殊有發明去之可惜故只於圖下方細書曰臣謹按程子云信無端此有信之端竊恐當從程子說然非獨此也其中下圖所自作者亦有追改處非一屢改之非有甚不可特以出於經進之後頗煩 稟改實深惶恐皆由滉講學素不明臨事不免於顚眩乃如此深用愧慄也所改諸說皆在而精處可就見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書

答趙起伯 振○丁卯

遠來旣誤不還重誤寓處有故遷移不穩聞甚未安況徒步來往愈遠愈難何可強爲爲學只在用功密切讀書精熟玩味之深積久之餘自當漸見門戶正當端緖分明不然無憤悱之實而徑欲取益於人恐徒勞而未有補也

答趙起伯問目 戊辰

祭四代古禮亦非盡然禮記大傳大夫有事省

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說者謂祫本諸侯祭名以大夫行合祭高祖之禮有自下干上之義故云干祫以此觀之祭四代本諸侯之禮大夫則家有大事必告於其君而後得祭高祖而告之不常祭也後來程子謂高祖有服之親不可不祭朱子家禮因程子說而立爲祭四代之禮蓋古者代各異廟其制甚鉅故代數之等不可不嚴後世只爲一廟分龕以祭制殊簡率猶可通行代數故變古如此所謂禮雖古未有可以義起者此也今人祭三代者時 王之制也祭四

代者程朱之制也力可及則通行恐無妨也

題主左旁之說何士信小學圖雖書神主左旁然令家禮及大明會典等圖皆書神主右邊卽人之左旁也此不容皆誤只得從家禮會典可也何必苦疑

握手儀禮士喪禮言右手設決者旣名禮言左手無決者旣分左右言又有有決無決之云非二而何丘瓊山家禮雖非盡用儀禮亦言用二又何必苦欲用一耶

異姓人侍養自是人家苟且之事然旣云奉祀

則不容無安神設祭之所仍指其所爲廟亦勢所必至然比廟制亦當稍減損乃爲得之

鄕黨序齒以年之長少爲坐次也若分貴賤則是序爵也豈序齒之謂乎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註云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鄕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註齒于鄕里與衆賓以年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

三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
所謂遵也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
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
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
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
所謂教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夫先王所以立
鄉法鄉禮必以序齒其本義之深遠事體之重
大如此豈可以一時一鄉一二人微賤恥居其

下之故而輕變古今不易之典禮舍父兄宗族所坐之常列而自作一行以壞亂鄉儀蔑棄聖教乎天下達尊三德爵齒也學中以德義爲重故天子諸侯之子猶與凡民之後選叙齒况鄉黨本以長老爲尊五十以下至立侍以聽政役於六十以上者其謹嚴如此雖有爵者止一命則隱爵而叙齒再命仍列他人讓爵而居下父族則猶叙齒至於三命而後乃別設位於尊東而不齒耳 黨正註一命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再命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

大夫子男之卿三命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
如來喻所謂公私賤者古所無而今亦自不當
入學與鄉在所不論此外如有稍微賤差與同
列者不幸而在學與鄉力能攻而逐去之則可
不可逐則以他事善處使不得恒隨行次也二
者皆不可得則只得從叙齒之說以謹守先王
立教之本意別無他道理可善處也蓋我自以
禮法盡居鄉之道彼之微賤焉能浼我哉公能
於平日克去欲上人之心而見得道理平實純
熟則此等處自當洒然無疑矣

答趙起伯問目

未葬前朝夕奠何以爲之

今俗殯前設几筵朝夕奠及上食皆行於此矣儀禮有饋食下室之文註下室猶今中堂然則古人設几筵處只行朝夕奠而上食則象平時行於中堂矣此與今制不同未知其上食處以何依神而上食也未可考

居廬與返魂事何者爲是

設殯於正寢者使其神安在於生存之處也歸葬于山野平土纔畢題主畢使子弟看封墓卽

速返魂者恐神魂飄散無依泊欲趁依歸即安
於平昔居息之處此孝子之心也今只以居廬
爲善未知返魂之意至畢三年後乃返魂于家
魂散久矣其能返乎胡伯量問曰某結屋數間
於壠所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敬子以爲主喪
者旣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却令弟
輩宿墓可也舜弼亦云廬墓非禮某自此常在
中門外別室更令一二弟居宿墳菴某時一展
省未知可否朱子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
於事但不立廬墓之名耳蓋漢唐以下未有居

廬之名其中或有廬墓者表旌其閭由是廬墓成俗而返魂之禮遂廢甚可歎也但求世禮法壞亂返魂于家者多有不謹之事反不若廬墓之免於混雜也然其不謹如此者名雖廬墓恐亦不能致謹於廬墓也

終三年上食否

返魂於正寢設几筵於其前至卒哭後行祔祭几筵不撤朱子答度人書論葬後几筵不可撤但據儀禮則當不復饋食於下室云云所謂几筵不可撤者尚有朔望祭故也若不復饋食於

下室則祔祭後似不復上食矣但今人皆終三年上食禮宜從厚從俗而行之可也祔祭事陸象山以謂祔祭畢新主入于廟可也朱子曰祔祭所以告先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入此廟之漸耳祭畢祖還于故龕主返于几筵以畢三年而後遷且入也

時祭忌祭齋戒

朱子繫辭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忌祭及節祭則禮之小而近人情者故只齋一日時祭則禮之重大所以致盡於事神

之道者故七日戒三日齋也清齋二日幷祭日爲三也然令人親父母忌日則迫於情意亦或齋二日

吊喪時欲以白帶爲之何如

古人至以首腰絰往吊令人雜服以吊俗之弊也素冠雖不可爲白衣白帶甚可也

祔祭時古人小宗者則先祖之靈已入於大宗之廟何以爲之

就大宗廟行之家禮已言之

答趙起伯大學問目

天之生人或清或濁或粹或駁者何歟

天道至公而賦予純駁之不一非有私意於其間二五之氣運行交錯升降往來紛綸糅雜其端千萬其於妙凝成物之際所值之氣自不能無純駁邪正之不齊雖天地造化亦不奈他何耳

人之氣質有清濁粹駁者當初妙凝之時緣氣所值故氣質不齊但以其所值之氣而爲清濁粹駁則天地之氣亦有邪正之雜乎

陰陽分而有順沴明暗之雜齊五行具而有多

寡純雜之不一以難齊之氣不一之運紛綸交
錯升降往來於兩間或相制勝或相違背或相
喜悅或相攻奪千變萬化而成造化之功夫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言之雖不可謂有邪以二五
之難齊不一處言之其不能但有正而都無邪
亦勢所必至也是以人物之生稟受之際因其
所值年月日時之難齊不一而或清或濁或粹
或駁或偏或正或通或塞亦有千萬之難齊不
一何足怪哉然以堯舜而生朱均以瞽鯀而生
舜禹或不係於父母者先儒以爲實天地之氣

貫穿來爲人故然耳朱門人問曰氣之始亦有淸無濁有純無雜否答曰氣之始固只有淸純然運行騰倒到今日其濁雜亦已久矣說見朱子大全不記本文略擧大意

陰陽各具五行陰之中有五行之氣陽之中亦有五行之氣也然則五行之生各有陰陽而陰陽亦各具五行耶

陰陽各具五行如春夏屬陽而逐月有許多五行秋冬屬陰而逐月有許多五行其月之於日日之於時亦然以此推之各具之義可見若五

行之生各具陰陽如甲乙爲木而甲陽乙陰之
類先儒已言之陰陽各具五行卽上云云是也
太極圖說曰五行各一其性然則金之性非
有木之性水之性非有火之性推此則可知
各一其性而不相假借矣其於生物之際二
五之氣紛綸交錯升降往來故所値之氣得
爲形氣則二五雖有淸濁粹駁之不同二五
之氣則似各有該備矣若不具二五之氣則
耳目口鼻心肝脾肺腎何由而成乎二五之
氣果若全備則如有得金年金月金日金時

胎金之人者則水火木土之備於其中者何
由而知之且以年月日時所値之氣定爲淸
濁粹駁之稟則人或有不具五行者耶
人或有不具五行之疑何其大誤耶程子曰五
物備然後生朱子曰擧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
其間有多少分數耳又曰雖曰五行各一其性
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然則擧一物皆具此
五者況人乎蓋無此五者做人物不成故也所
謂年月日時胎皆金之人雖是皆金金中自有
五行之理故做得成比如鑄金成鼎雖盡是金

一本立教下有而字

然必須以土和水作範以木熾火鎔金而後可以成鼎則金器之成自具五行者之用可見五金緞人亦猶是也

聰明睿智受天命爲億兆之君師治而教之神農黃帝之時則不聞教之之法于時君治至極師教不足施耶

上古風氣未漓民性淳厚不言而信無爲而治師教之道未必如後世之備亦或有設官立教逸落無傳也歟正不必深加疑究也

一切

一切猶言壹是言此權謀術數者類皆不顧是
非不擇義利必就功名而後已焉故云一切若
吾儒則不然不合於道則便自止耳

循環

循卽所謂足不離地如緣物之意盖循其環而
回復無始無終之謂

夫子

朱子友人以夫子稱朱子朱子曰古者不擇賢
否而通稱故季氏叔孫亦得是稱猶夫人夫夫
之類耳至孔子門人以夫子稱之然後夫子之

號不敢稱於他人者爲其嫌也云云程子釋易
傳曰夫者剛立之稱是男子之美稱
讀大學至物格而后知至忽然所讀似不與
自家相關物物事事似有其理而不知其所
以然之妙章句之義似有深味而默而思
理則心神恍然朱夫子曰知未至時雖欲誠
意其道無由以此觀之物未格者意難誠矣
前日先生下敎曰格物非一月一年之所可
格則日用動靜之間非不知善之當爲不知
其何者中節耶

示喻讀至物格而知至云云此乃前日未嘗深
思今始思之而不得其理故如此雖云不得然
此乃得之之端須因其端接續用工勿憚煩勞
勿責近效積久功熟自然有脫然貫通處至此
則所謂事事物物似有其理而不知其所以然
之妙者不待尋求而自神悟心解無許多障礙
矣所謂章句之義未洽於心而思理悅然者亦
自意味浹洽其義理悅心不啻如芻豢之悅口
矣然其窮格不可向幽深隱僻處求大而君臣
父子細而日用事物皆就坦然明白平實處求

其是處當然處究得精微之蘊又推類旁通則
其所以然之妙只於此中得之非別有得妙之
工夫也物未格時意固難誠然此事當更互用
功則相資相益而漸進不可謂吾未格物未暇
誠意須了格物然後方做誠意工夫也雖欲爲
善不知何者爲中節初學何遽無此病只著窮
格體驗持養省察功夫多後自知得中不中耳

今不盡釋

解書太煩則恐或反累正意故釋之不盡令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且以不盡之意詳著或問耳

後來諸儒註釋甚多當初朱子豈不知許多諸說之義但慮其冗繁故姑釋之止如此云耳

聖人之德本自光明何待於克明乎

天道不已文王純亦不已蓋雖聖人少間或息則其所以明之之功不能繼之便是作狂故兢兢業業無少間斷此以克明二字加於帝堯文王者然也

穆穆是指德容而言歟所謂德容何

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見於外如記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易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是也

周之後賢後王先言賢而後言王者何歟

蓋人有愛慕之心惟賢者爲篤故先言賢也與

毋自欺愼其獨旣誠其意則正心修身似無所病而今以四有五辟爲正修工夫者何歟

誠意雖著十分工夫然豈謂意苟一誠更不加工而心自正身自修乎日用應接之間斯須不戒毫髮不省卽陷於偏私而身心顚倒誠意之功已爲間斷故以四有五辟逐段連屬說來蓋四有心有偏私處五辟身有僻私處此大學工

夫爲緊急最切者也

忿懥恐懼憂患好樂四者是七情否

四者就七情而得其三惟無所謂憂患者然亦非在七之外也

人所不能無者

如飢食渴飲等事非獨衆人雖上智亦不能無然所不能無者天理之正也纔涉於有所則已流於人欲之私矣

一語一默之間心神數馳南北此乃心之放處耶當其心馳之時忽然思其放則別未知

心之收來但却忘其所馳之處是乃收之之
工夫乎心神無形出入難知
語默間心馳即心之放朱子嘗曰知其放而欲
求之則心在矣又曰即此知求之處其本體已
洞然矣此言皆有味然不就容貌辭氣動作衣
冠上做持敬工夫亦無捉摸心神處矣
心有出入何歟
謝上蔡曰心豈有出入遠近精粗之間今有物
有形體者則立其形體自有內外心則一人之
心天地之心充滿天地之間安有出入之處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陽村入學圖說云此承經文反結云云經文則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語本此意也蓋修身
則躬行齊家則推行若不躬行何以能推行此
以躬行對推行言有轉活法此反結所以有
力焉不修則不可齊以見必修然後可齊
生財有大道
蓋民之所倚者莫切於財利之所欲者莫大於
財故將以利終篇而先言生財之道以別義利
之分

以義爲利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程子曰利者和合於義也利之爲言義之順便之謂也故凡事事物物合義順便者是謂利也非如利欲之利强合於偏利之謂也

顏子不遷怒曰可怒在物我何與焉今有無識之人以不義之道致禍於我則其可以可怒在物而恬然不之怒乎

旣曰可怒在彼則非不怒之謂也雖怒而不以動於血氣故曰義理之怒不可無血氣之怒不

可有顏子之怒義、理之怒故不遷耳

孔子畏於匡匡人其如予何今有盜賊之徒縱然來前求避則可以全生不然則遇害其可以其如予何而不避之乎

以微服過宋等事觀之聖人遇盜賊豈有不避之理匡人其如予何但言其必不能違天害己非謂不避匡人之鋒也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謂留滯矣令有人遇人有大德於我有沒世不忘之心則其可以拘於心不留滯而遽忘之乎

心有主宰而不累於物則人之有德於我者雖不忘而非有留滯之病也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乃學至三月而不知肉味云爾非一聞韶樂而不知肉味至三月之久也

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元不動心今有人路逢猛虎其可以死生在天而不爲之防患乎

文王囚羑里路逢猛虎皆死生在前亦豈無惕然警懼之心乎所謂不動心者非恇怯失措之謂也

大抵聖人心如明鏡如止水雖怒而不爲血氣

所動雖避寇難而亦信寇不能違天雖不忘微而終無滯物之累雖履虎尾而無恇怯失措之心今當深思熟講求知吾心所以不及聖人心病處如何聖人所以異於衆人心其體段功用意思如何而就自己分上密切用功乃爲得之不當疑其不怒不避與遽忘與動心也

父慈子孝人之大倫子有不肖固當教矣教之之間至於傷恩則實害人倫然則教之如何得中

愛子之過而不知其不肖親愛之辟也教督之

過而至傷恩害倫失親愛之道而入於私忿忍心是亦一辟愛而知其惡惡而不過其則非親愛之得中乎

無良無賴之徒其人固可賤惡或有一端之長處取之則自以爲善增其不義不取則必至於辟然則處之如何得中

無良無賴之徒賤惡之本心惡惡之則也其人有一端之長則取之實與人爲善之道也何可預慮夫增其不義而不取之孔子之與互鄉童子是也

年長於我者以父兄事之乃長幼之序也今有人非隣長父執而齒長於我者當以何道事之若以父兄事之無乃僻於畏敬乎

年長於我者有父事兄事之差等是大槩言之其間復有賢愚貴賤分義隆殺之不可無分別者各隨所遇有萬不同難以硬作一說斷定也

無告窮民流離飢饉哀鳴而仰一粒之惠惠之則生不惠則死若力不能救則雖乞諸隣而與之無妨於偏乎

乞諸其隣而與之如微生之若已與之掠美市

恩則聖人已斥之矣不然遇餓者情不忍而事可爲處乞而濟之不可謂非也然偶爲之可者以是爲濟人之長策東西乞丐爲事則妄矣

夫子之取瑟孟子之隱几使其人聞而改過今有人不能自反而思憤我之敖惰欲致禍焉出見則嫌於匿怨而友然則當何以處之

鼓瑟隱几聖人因事教人之一道我輩而效此亦妄也而見與不見友與不友亦須當其時視其人度其事理之可否輕重而處之令不至於失情之辟可也

酒禮今之酬酢與古禮不同不暇詳論長者之
酒少者詣尊所恐無不可雖大人在座亦無嫌
尊之嫌但所謂長者於大人是爲子弟之列有
不敢當長事之禮而止之則當止耳且非宴會
仍設酌則亦不必詣尊所只略起迎接而進之
可也

令且隨問且如此答去但嘗聞朱子謂陳安卿
曰令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
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
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

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公所問皆是硬捉定一事一物難應處商度區處之道便是舍常而討變若每每如是則凡看道理落在嶢崎隱阨險僻齟齬地一邊去不見得平鋪穩實正大明白底道理甚害事也

與金道盛 隆○庚午

得讀書見趣日益有味前來講目略以愚見註各條下其得失亦不能自知也就中公看文字[illegible]儕輩間鮮有其比混會所誤看處因君開

亦多矣然若毋於所長一向如此則害亦不小晦翁先生嘗曰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其他亦有論太密病處非一今不暇枚舉晦翁必不欺人幸須再意筭法比他法甚似簡徑但在此請人皆不能知其下筭根不及君在時得此法而究得之然會當因便更請教也西銘考證有添補三條別紙寫去并詳之

與韓永叔 侑 ○壬戌

去秋得書知有鴒原之戚年深驚怛病廢人事久闕修慰負愧深矣頃聞光甫爲言顧悉非世趣來稱雅度續知擬開此無乃說之氣所不可者乎年來我輩等人多入此路去高存之往者人亦或有之本非害義取不相賀所可憂者謂剎海中易以弱人若非在我者硬着脊梁牢着脚跟鮮不墮落於坑塹中矣如欲免此只在更加勵志於眞知實踐之地庶見内益重則外不期輕而自輕矣願永叔勉旃如見南時甫諸

[illegible]其亦以是語之因孫兒入都力疾草此不[illegible]

及

非謂勿仕謂仕而勿溺耳

答韓永叔 癸亥

小孫要道來獲奉惠書知近來神用佳適馳慕之餘不任浣豁病舊喜亦偷安度日但無成之歎彼此所同若每有此嘆而無奮發用力之日則與都無意嚮學者卒同歸於一律奚貴奚取此吾輩之大戒也俯詢辭官可否此則只在自量自斷豈他人所能與哉既不是為貧又不是

行道徒失已與奪志以是爲病則去之唯恐不速何謀於人非要路非言責有亦可無亦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則亦不必强解爲心也苟吾之所見未甚明快而一時因人言而强解則後必悔之與其有後悔寧初不爲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而處其所安爲佳爲幸至若愁人愁人固無如此力所不及奈何奈何各思自勉庶無自納於吝咎足矣黃仲擧本是文人晩深有味於此學其歸實有求志之志而疾病棄之死於道路未畢其願甚可哀痛有親無嗣益令人悲悼

不已也

答韓永叔 甲子

安道孫還辱垂手翰慰問病軀意甚勤至感篆不已滉麻痺等證中間少愈近或復發其他雜患時日無定互相爲苦衰境如此理無足怪食嗜幸不異前日耳而精不顧人言遠來久住可謂誤矣加以緣滉病倦無甚相益但於米溪雪山之中閉門擁爐焚香靜對以度朝昏其間興致不須言每語及兩君共切懷想恨與往年公等來時如燕鴻之不相值耳寸進尺退之嘆固

然固然以公視我年不至如此之深病不至如此之重但能自力何患不進而向所謂秉燭之明在公則尚可及遠漏器之水在公則亦可畱貯也其視不勉而空自嘆惋豈不大有益乎申啓叔孝履支持甚慰甚慰出繼之人爲本生降服極爲未安然先王之制不可不從旣除衰矣此後禫服以終喪乃心喪已成之例恐不當更求他服而服之也或云黃草笠白團領爲可混恐此旣於古禮無據又非時　王之制又非時俗所行何可創立別制耶只用疏竹黑草笠深

色黲團領升麤白直領而居處飲食一以喪禮處之豈有不可乎妄意如此不審中理與否

答韓永叔 己巳

東湖之別如夢音書千里可代言面領讀欣佩又愧無以報當相聚時似無可言別後有無限欲論事古亦有此嘆今日方驗於身矣況妄進無補於國只有求退一事稍爲近道而謗隨退興良由行未孚世而取名太重也深以惕懼不知其後爻象定如何也愚意今既退伏與世不相關其患自當漸消損也如何如何無乃吾言

太逅爲君等所笑耶此間所當勉爲者惟讀書爲學之功永叔似不當託以卯申而全廢啓叔尤不當沒於擧業而頓忘如滉老矣衰矣病矣昏矣漏器盛水雖嘆無益日日思添猶勝不添惟兩君諒之勗之

答申啓叔 沃○壬戌

辱示金公書論天命圖誤處謂只當圖其賦予之目不宜并及其修爲之方且引太極圖爲證不易看得到此然惜不思此圖與太極圖理推類例雖同而名義界分則有不同者蓋彼以太

極爲名此以天命爲名名以太極者占造化自然之地分意思名以天命者有人物所受之職分道理占自然地分者固不當參以修爲之事故孔子之論太極亦至於吉凶生大業而止即濂溪作圖之意也有所受職分者苟無修爲之事則天命不行矣故子思之言天命自率性修道存養省察以至於中和之極功而後已即此圖所本之意也況圖中因稟賦之偏正而明人物之貴賤若只存賦予而闕修爲是有體而無用君有命而臣廢職何以見人之貴於物乎金

君既知太極之無不在矣寧不知人物之生洋洋乎日用間者亦莫非天命之流行乎惟是物不能推而人能推耳故伊尹曰顧是天之明命顧此命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也立此命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至此命也如此然後方不廢人貴於物之理烏可謂不當預於圖中耶觀金君既設此難而旋有自解之說則似已自見得愚說前段之意矣然其必欲改天命之名則尚恐於後段所引聖賢之說之義有未洞然者苟能於此而有見則

徹頭徹尾皆此命也何所疑於其名哉至於心圈方寸之說亦恐未然也夫理與氣合而有心之名圖之氣圈氣也其中之虛白理也只此一團合而命之曰心圈既有以見夫理在氣中而又不令氣雜於理中其爲中虛也豈不簡潔而明白乎今必以是爲不足以當心之名乃於氣圈之外作爲方寸之狀以謂如此始合先儒中虛方寸之說愚不知若是者以爲理在氣中乎抑以爲氣在理中乎謂理在氣中則氣圈之外有筭家所謂四冪者此處將屬之理乎是謂剩

理而又無可搭之氣矣將屬之氣乎氣外有氣
亦爲剩物而無理之可載矣若謂氣在理中則
非但古無是說方寸之內夾雜此一塊物事烏
在其爲中虛也耶且氣圈內爲性而其外亦是
理則是性在心中亦自有內外之分矣金君意
必曰心本方而圈作圓非所以狀心體也愚以
謂滿腔子皆心也而外圓中竅之心特其樞紐
耳故爲心圈只當以氣質作圓圈而寓太極於
中虛之處以應滿腔子皆心之義自是圓活無
病不可局於方寸之狀而使理氣相雜內外隔

閱而有偶羃奇零之病也若其所論幾善惡處
則有得有失其謂意字下當著幾字此意甚善
其初欠却一幾字乃當時思慮透漏處今當從
而補之但其他議論多有太甚太過者如曰幾
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既曰善惡則不當下幾
字於其下乃并與趙致道誠幾圖善幾惡幾之
名而非之易之大傳明言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動於善而微者謂之善幾動於惡而微
者謂之惡幾有何不可乎若其名之果為未當
則晦菴之於趙圖豈容曲護而不之正乎既欲

主張已見而又不敢以見正於先儒之說爲非則指趙圖爲印本傳訛如此任私破義不憚非古尤恐爲心術之害其謂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當察之於此則可以潛消其惡而保有天命此固幾字緊切處其下乃曰及其著也則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又曰若善惡旣分之後又何幾之可審而省察之乎此雖勉人以不可不審幾之意至切然一向如此說則人必至聖神地位無一毫惡念之動然後可與幾也未至於此則顏子之有不善已不可與幾其於衆人何如

哉聖賢幾字之訓固欲人之消惡於未萌然未
嘗不許人察惡於既萌之後而去之若必曰既
分之後更無著手處則是顏子之不遠復不足
貴孔子之不善不能改不必憂程子之動箴但
當言哲人知幾而不當言志士之勵行矣是安
有此理此則思之太深太過之患也惡幾之分
左右亦非以七情分方位又非欲見陽一陰二
之故只爲惡幾之下列書七情置左則左塡塞
而右空置右則右塡塞而左空故分之於左右
以見惡念之動左右橫戾多歧而可畏不可不

痛鋤而力除之之意耳故元圖中拆此兩字左得左一偏右得右一傍矣金君圖本左右幷寫全字得非傳之者誤耶至其末所論地與人物之形問答處鄙說果有病蓋於圖中爲地與人物之形本無害理却是必援太極圖爲說故其說遂至於牽强附會久欲改之因循至今金君能指出以見諭幸甚幸甚大抵金君精思明辨殆亦古之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啓叔能與之相從而切磨講習當大有益於已可賀得賢友也然觀今古如此等人其初圖可喜而往往終無

實得何也銳於用長凡看道理務索於高深隱
賾而不肯就平實坦明處俯首下心做得親切
工夫遂自謂見識已高更無求進之意又緣無
親切工夫故久而無意味之可悅則只自罷休
而已所謂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是也朱
先生戒李孝述之言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
病析之大過恐氣薄而少味正謂此耳不知金
君亦嘗見此語否然此圖本不當作初因鄭靜
而作圖已播於人而多所未安未免爲靜而諸
點而更定之其後復與友人有辨詰往復遂多

肆說旋覺其非宜故未竟而閉口不談矣今被
金君誨諭之厚不欲孫其盛意聊復略言之幸
願勿以示人又深幸也

答申啓叔 癸亥

嚮晦入宴息來意固守南軒語意甚善然鄙意
嘗時問於南軒者誤認宴息爲安逸與乾乾不
息判作兩截事看故南軒正其誤而反其語云
云其意若曰嚮晦入宴息非怠惰以爲安乃亦
以敬而安也其下又曰知嚮晦宴息之爲非怠
情乃可論敬之理所以自釋乃敬也之義如此

蓋怠惰則慾熾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則心
淸氣定而可以安養調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
敬而非以怠惰則可與論敬之理矣此南軒之
語意也君子晝居於外則終日乾乾自强不息
夜處於內則惕厲不欺寢亦不尸無時而不敬
也但不欺不尸比於乾乾不息則爲安爲息故
孔子贊易因雷藏澤中之象而發此隨時之義
非謂此時可不以敬而惟安之求也而季修不
識此理意謂晝日當用力於敬而嚮晦則可舍
敬以爲安故南軒力辨其非也前者混但言昏

夜不可不敬而不細推易與南軒語意之曲折固爲疎漏至如吾君但執南軒語意之表似以宴息與敬爲二事而互言之而不知其理之精實合敬於宴息而一之者也若用來說是嚮晦之後只知宴安其身以爲晝日持敬之基而不復有事於持敬之功則西山夜氣箴南塘夜寐箴可廢而朱子有幽其室有赫其臨等語皆何施耶竊恐其病與季修無以異也不論暮夜無時不敬君豈不知君意必以嚮晦宴息專作寢寐時看以謂雖君子安有當睡寐而能持敬之

理故鄙說不入於耳徒欲以此之安爲彼之基
是則夜之安身無所資於持敬而晝之持敬反
有資於安身耶夜氣箴旣說必齊其心必肅其
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不
敢賊吾之衷然後乃曰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
訪之地夜寐箴旣說振拔精明齊手斂足然後
乃曰養以夜氣貞則復元或問未出門使民之
時如之何程子曰此儼若思時也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
出門使民而後有此敬也二箴未寐時敬也程

說旣覺後敬也今以此等說揆君我之說未知孰同孰異孰得孰失嚮晦之後當不復用敬耶南軒之意其果不籍敬而爲徒安耶恐於此不可不反覆參詳虛心觀理以定文義之歸結而一以先入之言爲主也然心有未契而苟相然諾又講學之大忌公能反是而必欲直窮到底此則有益於老拙大矣望須不憚往復之煩而畢其說以終幸焉

與申啓叔 丙寅

所喻能得與能慮之義來說固然然朱子嘗答

李敬子擧質周舜弼論此一段云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雖以一槩論也以此觀之朱子說亦不可只據來示所引一二條爲一邊定說當兼諸說通看方爲活絡無滯也又大全續集李孝述繼善問答論此段處尤精切有味可並考也

與申啓叔 己巳

聞六承書因循不報已見菊矣踈懶多負時因李平叔得聞動靜佳裕深慰深慰滉華此山居免被疾蹉惟是老衰日甚舊多忘而新多欠聖

賢之言益知可畏可敬而不敢不勉也來喻爲
滉論處謗之道其言太高非拙者所敢當也公
何不以反躬自修爲勸戒第一義而有此過情
之云乎公之不應舉前實不知故向日書中云
云見諭方知之世間無限好人才盡爲科目壞
了公旣無此累正好專心致志加博約兩進之
功以無負天畀之重可也切不可悠悠泛泛失
却當前好光陰到時時無及處但作一番長吁
浩歎而已如此則其與終身不念及者相去又
何遠之有哉邵子不云乎若非前聖開蒙吝幾

作人間小丈夫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